

# 地位信号与国际冲突： 基于俄乌冲突的研究

郑丽丽 汪金国

**【内容提要】**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为什么与后苏联地区的国家爆发冲突，学界对这一问题未有定论。本文从地位信号理论出发，探寻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斗争型”策略的原因，试图揭示俄罗斯在获得国际和区域地位方面的机制及深层原因。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面对多重观众，国际和国内观众促使其转向“斗争型”策略，以寻求大国地位。国际层面，霸权国和崛起国霍布斯式的关系模式是冲突爆发的结构性前提。当一国的附属国走向自己的敌对阵营时，该国因国际地位受到挑战，会采用“斗争型”策略，同时向国际观众采用“炫耀性消费”策略，释放出高调的地位信号。国内层面，该国面对因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国内观众群体，会以“受害者”的形象进行“倾向性叙述”，向受众群体释放出低调的地位信号，刺激国内的鹰派，进而促成对外采取“斗争型”策略。这一研究框架及相关结论对理解后苏联地区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地位信号 俄乌冲突 俄罗斯 后苏联地区

**【作者简介】** 郑丽丽，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汪金国，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19VXJ032）阶段性成果；石河子大学中亚教育及人文交流研究中心项目（ZYJY2021004）阶段性成果。

## 引言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国内外学者对事态的发展作出了各种解读和预测，但是未能充分解释在大国博弈普遍存在的背景下，为什么在后苏联地区俄罗斯与乌克兰会发生冲突。本文尝试从地位信号理论出发，分析俄罗斯对乌采取“斗争型”策略的原因，为理解俄罗斯国际地位和区域地位诉求的机制及深层原因提供某些启示。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通过地缘政治、民族主义和国内政治这几个视角来解释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

### （一）地缘政治视角

地缘政治视角<sup>①</sup>将俄乌冲突置于俄罗斯与西方争夺势力范围的大背景之下，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俄罗斯西部重要的安全屏障和实现大国复兴的战略支点<sup>②</sup>。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写到：“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一个新的重要地带……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sup>③</sup>俄罗斯欧亚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认为，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将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成熟的主权大国、一个帝国、一个多极世界的独立一极<sup>④</sup>。有学者认为，乌克兰是斯大林建立的一个有意义的缓冲区，保护苏联免受西方的侵害<sup>⑤</sup>。乌克兰不断与西方靠近，将会威胁俄罗斯安全利益，同时也会影响俄罗斯实现大国复兴的进程。地缘政治视角富有启发，但忽略了乌克兰在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特殊意义。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讲话中提到：“乌克兰对我们而言，不只是一个邻国。它

① 这类成果可见：冯绍雷：《乌克兰危机长期延续的原因和影响》，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6期；高飞、张建：《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载《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6期；陈新明、宋天阳：《论俄乌争夺中的乌克兰事件》，载《国际论坛》2015年第1期；柳丰华：《乌克兰危机：内因、大国博弈因素与前景》，载《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3期；李永全：《乌克兰危机折射出的大博弈》，载《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3期；Работяжев Н. Соловьев Э.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между полити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ой//Россия и нов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Евразии. 2017. No. 3; Маркедонов С. М.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фликты//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9, No. 2; 等等。

② 冯玉军：《乌克兰危机：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

③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④ Дугин А.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на Украин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Александра Дугина. [https://tsargrad.tv/articles/bolshaja-igra-na-ukraine-geopoliticheskij-analiz-aleksandra-dugina\\_508534](https://tsargrad.tv/articles/bolshaja-igra-na-ukraine-geopoliticheskij-analiz-aleksandra-dugina_508534),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1日。

⑤ Andrei Tsygankov, “Vladimir Putin’s last stand: the sources of Russia’s Ukraine policy”, *Post – Soviet Affairs*, 2015, Vol. 31, No. 4, p. 10.

是我们历史、文化和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sup>①</sup> 基辅在俄罗斯的历史书写中一直被称作“众城之母”（Мать городов）。同时，该视角也无法解释，后苏联空间普遍存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情况，为什么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关系良好，而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采取军事行动？

## （二）民族主义视角

这一视角重点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国内的民族主义。俄罗斯族是乌克兰的第二大民族。2001 年的乌克兰官方人口普查显示，乌克兰总人口 4 800 万，其中 17% 是俄罗斯族人<sup>②</sup>。有学者认为，乌克兰危机是国族政治主导与主体民族主导之间的张力，现代政党政治与传统民族政治合体以及不恰当运用民族自决权等使乌克兰民族国家建设出现问题<sup>③</sup>。一些学者将乌克兰危机归咎于乌克兰当局没有考虑到地区多元性和俄语使用者的利益。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乌克兰国内“亲俄东方”的消亡和乌克兰身份的转变<sup>④</sup>。有学者认为，历史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活动的重要舞台。亲西方的乌克兰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认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纪念碑展现的是旧制度。因此，自“广场革命”以来，有 400 多座列宁的纪念碑被拆除<sup>⑤</sup>。乌克兰政府主导了国内的“去俄罗斯化”进程。

与此同时，泛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俄罗斯国家建设的思想资源。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部分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个民族。2021 年普京撰写了《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一文，指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精神、人文和文明具有相同的源头，“我们永远不会允许我们的历史领土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被用来对付俄罗斯”<sup>⑥</sup>。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积极宣传“俄罗斯世界”这一概念，为讲俄语的人、与俄罗斯文化和语言相关的人提供群体认同。由于俄罗斯和苏联的身份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俄罗斯世界”也神化了过去的苏联历史<sup>⑦</sup>。俄罗斯的这一进程与乌克兰本国政

① Обращение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к россиянам в связи с ситуацией на Донбассе. <https://www.interfax.ru/russia/823522>,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11 日。

② Тархов С. А. Итоги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2001 года.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2004/0173/analit05.php>, 访问时间：2023 年 9 月 12 日。

③ 参见王军：《乌克兰危机的民族政治解读》，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④ Taras Kuzio, “Competing Nationalisms, Euromaidan, And The Russian – Ukrainian Conflict”,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2015, Vol. 15, No. 1, p. 159.

⑤ Ibid., p. 165.

⑥ Путин В. В.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181>,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13 日。

⑦ 张严峻：《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俄罗斯世界”》，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 年第 2 期。

策的矛盾也是乌克兰危机产生的原因。然而，使用民族主义视角来解释俄乌冲突，只将研究对象局限在冲突发生的双方，忽略了其他大国对冲突升级推波助澜的作用。

### （三）国内视角

该视角主要从俄罗斯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和整合国内各阶层进行分析，认为俄罗斯挑起俄乌冲突，主要是出于当局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俄罗斯著名反对派纳瓦利内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乌克兰危机的内因是俄罗斯经济“停滞不前”<sup>①</sup>。也有学者认为，克里米亚入俄“是政权生存的战略选择”<sup>②</sup>。苏联解体之后，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颜色革命”中都有西方的身影，而俄罗斯也看到了西方民主价值观对当局的挑战。2011年俄罗斯爆发了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sup>③</sup>，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认为“颜色革命”越来越“按照战争规则设计”<sup>④</sup>。普京在2014年3月的讲话中将“颜色革命”描述为“暴力政变”，是“不符合该国人民生活方式、传统和文化的西方标准”<sup>⑤</sup>。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国内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俄乌之间军事冲突的加剧可以转移国内矛盾<sup>⑥</sup>。

这一视角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普京在军事行动前的支持率就很高，几乎不需要它来提高自己的国内地位<sup>⑦</sup>，也不需要以此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其次，克里米亚入俄后当局的支持率上升，是该事件的结果而非原因。由此可见，上述几种视角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

① Alexey Navalny, “How to Punish Putin”. <https://www.nytimes.com/2014/03/20/opinion/how-to-punish-putin.html>,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3日。

② Allison Roy, “Russian ‘Deniable’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How and Why Russia Broke the Rul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4, Vol. 90, No. 6, p. 1291.

③ 《俄罗斯爆发数万人集会抗议未骚乱 5万军警出动》，<http://news.sohu.com/20111211/n328629764.shtml>,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5日。

④ Allison Roy, “Russian ‘Deniable’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How and Why Russia Broke the Rules”, p. 1290.

⑤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обращ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по Крыму. <https://russian.rt.com/article/24532>,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5日。

⑥ Kathryn Stoner, Michael McFaul, “Who Lost Russia (This Time)? Vladimir Put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5, 38 (2), p. 181.

⑦ Andrei Tsygankov, “Vladimir Putin’s Last Stand: the Sources of Russia’s Ukraine Policy”, *Post-Soviet Affairs*, 2015, Vol. 31, No. 4, p. 18.

## 一 地位信号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外政策从最初的“倒向西方”发展到“大欧亚”构想。俄罗斯一直在国际社会谋求地位，尤其强调与其大国身份相匹配的地位。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是通过互动构建的，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对该行为体地位的认知并不一定一致，因此，国家往往会采取一定的策略释放其地位信号。因此，本文尝试借鉴社会科学中地位信号的有关概念，对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

地位信号理论源自于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拟剧论”。他认为，“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一个舞台”，并提出了“前台/后台理论”<sup>①</sup>。将此理论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可以类比为国际社会是一个大舞台，每一个国际行为体都在相应的位置上表演，该行为体同时面对着国内、国际观众。罗伯特·杰维斯将“拟剧论”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研究在国际社会中“形象投射的逻辑”。杰维斯利用大量案例对国际行为体发出信号、投射形象和印象管理等现象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深入探讨<sup>②</sup>。他从决策者的知觉出发，认为决策者会对知觉到的信息进行错误与偏差估计，从“信号发送”“信号接受”和“信息处理”等方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冲突进行创新性解读。

在国际社会中行为体的形象投射往往与国家地位这一概念相关，国家地位反映的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角色和身份，展现出一幅关于位置的等级制(hierarchy)<sup>③</sup>，是一种国际秩序的图景，国家在这一等级制中的位置会影响其他国家对该国家的期待和行动，从而决定该国家面临的约束和机会成本。蒲晓宇对国家地位信号释放机制进行了区分，并细化了多重观众概念<sup>④</sup>。曾向红拓展性地发展了地位信号与策略之间的关系<sup>⑤</sup>。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地位信息的释放一般

① 参见〔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② 〔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③ 〔美〕乔尔·波多尼：《地位的信号对市场竞争的社会学研究》，张翔等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④ 参见蒲晓宇：《地位信号、多重观众与中国外交再定位》，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

⑤ 曾向红、杨双梅：《国家地位信号释放与俄罗斯军事干预叙利亚》，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6期。

有“炫耀性消费”“倾向性叙述”“摆架势”和“斗争型”等具体方式和策略<sup>①</sup>。“炫耀性消费”借用的是经济学概念。在国际社会中，炫耀性消费是指一国为一定的目的，显示自己所拥有的权力，炫耀性地展示出硬实力和软实力。倾向性叙述是指，“当一个人在叙述某件事时，会着重于某些事实并将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贯穿起来，同时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轻描淡写或者视而不见”<sup>②</sup>。“摆架势”常见于外交和军事领域，尤其在“俱乐部式位置”上的一些姿态性外交和军事动作。比如，一国加入某一国际组织，并积极参与该国际组织的活动。“斗争型”策略是一国为了获得国际地位而采用挑起冲突、发动战争等具有进攻性的行为，是地位追求策略中最激烈的方式。

本文用地位信号理论分析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寻求策略，并试图解释俄罗斯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动机。本文认为，一国之所以采取“斗争型”策略，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促成的结果。地位信号的多重观众理论将国内观众和国际观众两个层面勾连起来。一方面是应对国际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与国内的鹰派联系起来。正是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影响触发了该国选择“斗争型”策略。在国际层面，霸权国和崛起国霍布斯式的关系模式是冲突爆发的结构性前提，当一国的附属国走向自己的敌对阵营时，该国因大国地位受到挑战，进而采用“斗争型”策略，向附属国发动战争；同时向敌对国和潜在国际观众采用“炫耀性消费”策略，释放出高调的地位信号。在国内层面，当一国面对因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国内观众群体，会以“受害者”的形象进行“倾向性叙述”，向受众群体释放低调的地位信号，从而激发国内的鹰派，对外采取“斗争型”策略。俄罗斯在2014~2022年间对乌克兰的政策为检验这一假设提供了事实依据。

## 二 大国地位、国际观众与俄乌冲突

在国际社会中，大国地位是一种稀缺资源，具有零和性。一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上升往往意味着相邻位置国家国际地位的下降。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具有特殊性。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遗产，同时又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谋求大国地位。俄罗斯虽然是崛起国，但大国心态使其有别于中国等新兴崛起国，其自身的

<sup>①</sup> 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sup>②</sup> John Mearsheimer, *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6-17.

地位认同与国际社会对它的定位有所差异。美国和西方世界其他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力量，是俄罗斯重要的“他者”，获得西方的承认对俄意义重大。俄罗斯认为自己是大国，是苏联最主要的继承国，在后苏联空间具有主导权，是该地区的霸权国。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实力衰弱，经济发展乏力，不是大国<sup>①</sup>，也不承认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主导国地位。而俄罗斯固守大国心态，并试图展示俄罗斯的大国实力。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表示：“我相信俄罗斯根本不能作为附属国存在。”<sup>②</sup>

地位问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与俄罗斯认知的不同之处。通过继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正式保证，但国家在国际和地区的地位则更为复杂。汉内斯·阿多梅特认为，自信的国家会理性行事，而沉迷于失去大国身份的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具有许多非理性、不可预测和矛盾的特征<sup>③</sup>。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和西方相互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安全，而在于俄罗斯如何从西方获得其所期望的地位和尊重<sup>④</sup>。强硬派西方人士认为，解决地位冲突的关键是俄罗斯应该放弃成为大国的徒劳愿望<sup>⑤</sup>。俄罗斯对乌特别行动便是对西方强硬派的回击。可以说，在地位寻求中俄罗斯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构建了霍布斯式的关系模式。

霍布斯传统把国际关系描述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即国家之间相互争斗的状况<sup>⑥</sup>。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最主要的国际观众。苏联解体后，国际社会从美苏两极争霸和平过渡到美国的单极霸权。新生的俄罗斯在继承苏联遗产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定位。无论其政策如何调整，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一直贯穿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主要经过了遵循规范和对抗两个阶段，并通过对抗获得了大国地位，进而进一步激励俄罗斯与美对抗，双方形成霍布斯式的关系模式。

① Mark Urnov, “‘Great 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 47, No. 3-4, p. 309.

② Tuomas Forsberg, “Status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Perceptions and Emotional Biase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 47, No. 3-4, p. 323.

③ Hannes Adomeit,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in World Affairs: Images and Real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5, Vol. 71, No. 1, pp. 35-68.

④ Tuomas Forsberg, “Status Conflict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Perceptions and Emotional Biases”, p. 323.

⑤ Ibid., p. 324.

⑥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5 页。

## （一）遵循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获得地位的尝试

国际社会，国家可以通过遵循等级制度顶端国家的规范和原则来提升国际地位等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激进的亲西方对外政策，迅速向西方靠拢。1992年俄美两国领导人签署了《戴维营宣言》，结束了1945年以来的长期对峙，并声明两国不再将对方视为“潜在对手”<sup>①</sup>。1993年，俄罗斯与美国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遵循西方建议采用“休克疗法”，开启了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全面转轨，并一度将后苏联空间视为其需要甩掉的包袱。

新生的俄罗斯急切谋求加入西方“民主国家大家庭”<sup>②</sup>。除了继承苏联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外，俄罗斯还积极谋求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俄罗斯试图通过遵循等级制度顶端国家的规范和原则来提升国际地位，获得西方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同。俄罗斯也曾想要加入北约，出现过北约对俄罗斯“敞开过大门”的说法。但积极推动吸纳俄罗斯的原德国国防部长沃尔克·鲁赫也无奈地表示“俄罗斯不能被整合……既不能融入欧盟，也不能融入北约”<sup>③</sup>。时任俄罗斯外交部长的普里马科夫写道：“一位欧洲同僚曾对我说，北约领导人考虑的是，假定北约接纳俄罗斯，那么就将意味着这个组织的终结。”<sup>④</sup>布热津斯基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北约是共同民主价值观的联盟。我很难想象俄罗斯会在最近的十年之内能符合这些标准。”<sup>⑤</sup>俄罗斯就此被北约拒之门外。

俄罗斯认为，一味迁就并没有换来西方世界的信任和平等伙伴的待遇。俄罗斯作出了多项重大让步，关闭了位于古巴卢尔德的信号情报监听站和位于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sup>⑥</sup>，允许美国军事力量进入其“腹地”中亚。但俄罗斯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马歇尔计划”，反而被威胁要将俄罗斯踢出大国俱乐部“八国集团”；剥夺俄罗斯代表团在欧洲理事会会议大会的表决权 and 参与法定机构会议及

① Приемская Е. “Известия” 1992 – го года—об окончан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https://iz.ru/news/661616>,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6日。

② 吕萍：《俄罗斯外交政策30年演变》，载《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11期。

③ Sergey Radchenko, “‘Nothing But Humiliation for Russia’: Moscow and NATO’s Eastern Enlargement, 1993–1995”,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20, Vol. 43, No. 6–7, p. 30.

④ [俄]叶·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⑤ 同上，第217页。

⑥ 刘莹：《美俄关系“重启”的困境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3期。



监督大会活动的权利<sup>①</sup>；俄罗斯最终发现，西方不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其不是俄罗斯的可靠伙伴<sup>②</sup>。

## （二）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对抗而获得大国地位

北约的不断东扩明显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和地缘利益。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挑战了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主导地位。1996 年 7 月 30 日，时任俄外长普里马科夫在巴黎与英国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Malcolm Rifkind）举行会谈时，说明了俄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两条“红线”：“纵线是我们不能接受通过新成员国加入北约的军事设施威胁性地对我们的领土推进的形势。横线是波罗的海国家和原苏联各共和国加入北约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sup>③</sup>显然西方并未认真对待俄罗斯这一诉求；在后苏联地区，美欧暗地支持 2003 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 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 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部分国家的亲俄政府被推翻，对外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意图受挫，战略空间和安全利益受到严重威胁。

面对此种情况，俄罗斯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将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大国地位作为重要目标<sup>④</sup>。俄罗斯展开了多方位外交，发展与中、印、日等亚洲国家的关系；与一些西方国家眼中的“无赖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重要的是，俄罗斯外交明确了“重回”后苏联地区的方针。普京在 2005 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俄罗斯与昔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今日的独立国家，被共同的命运、俄语和伟大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不可能置身于追求自由的主流之外。”<sup>⑤</sup>俄罗斯加紧推进独联体一体化进程，并推出了以国家为中心、不干涉内政和“俄罗斯世界”等价值观来提高该地区的凝聚力。

在垂直权力体系加强、平衡外交政策的背景下，俄罗斯试图构建与美国对抗的国际体系。2007 年 2 月，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普京抨击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滥用武力干涉别国内

① 李太龙：《“大国认同”因素对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以俄罗斯叙利亚行动为例》，载《俄罗斯学刊》2021 年第 1 期。

② 吕萍：《俄罗斯外交政策 30 年演变》。

③ [俄] 叶·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1 页。

④ 夏义善：《俄罗斯的外交走向：大西洋主义，还是欧亚主义》，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 年第 3 期。

⑤ 汪宁：《重回后苏联空间——俄罗斯文化战略评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 年第 3 期。

政，指责北约不遵守“不在联邦德国以外部署北约军队”<sup>①</sup>这一承诺。2008年俄格冲突爆发，这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一次武力反击。俄格冲突之后，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进一步阐释了将俄罗斯定位为全球参与者和新国际规则制定者的强硬立场<sup>②</sup>。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和西方世界在“民主和平论”的口号下，不断向俄罗斯的“近邻”渗透，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北约东扩至乌克兰的意图在俄罗斯看来就是把乌克兰当成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因此，2014年爆发了克里米亚危机。俄罗斯借此向西方展示其对抗北约东扩的决心，让西方正视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特殊地位。然而，俄罗斯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但没有获得西方对其在后苏联地区特殊地位的承认，反而遭到西方国家的多轮制裁。俄罗斯此次特别军事行动意欲重申其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展示自身在塑造地区安全上的影响力。在与西方的互动中，俄罗斯展示了向其施压的能力。这些行动可能会让俄罗斯在西方不受欢迎，但它确实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参与者。俄罗斯追求地位的行动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变动。

### （三）俄罗斯采用“斗争型”策略，使用激烈手段

乌克兰是俄罗斯直接的国际观众。当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威胁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主导地位时，俄罗斯采用“斗争型”策略，向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此时的乌克兰还没有加入其他大国联盟，这与2008年之前的格鲁吉亚处境相似。因此乌克兰可以被认定为虚弱且还没有加入大国联盟的第三国。

自独联体成立以来，推进该地区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是俄罗斯政治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将后苏联地区视为对其安全和国际地位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其在后苏联地区的地位诉求与其大国的自我认知相联系，是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诉求的基本组成部分<sup>③</sup>。在大国复兴的背景之下，俄罗斯寻求后苏联地区一体化，以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但问题在于，“后苏联一体化”没有明确规定相互协作的基本方向和模式<sup>④</sup>。乌克兰虽然加入了独联体，但是并未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乌克兰不愿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也显示出俄乌两国间的不信任和紧张

① Астахов Д. Мюнхенская речь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2007). <https://ria.ru/20220210/rech-1771685462.html>?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6日。

② [俄]安德烈·P. 齐甘科夫：《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0页。

③ 刘丹：《后苏联空间：俄罗斯的战略依托及大国博弈》，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6期。

④ Айвазян А. Грузи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мал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Современная Европа, 2020, No. 1.

局势；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 150 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乌国内经济危机得以缓解<sup>①</sup>。这表明，在上一次危机初期，俄罗斯欲利用金融手段施加政治压力，以阻止乌克兰进一步倒向西方。对于本就困难的俄罗斯经济而言，这一行动的成本相当高昂，但是也展示了俄罗斯主导后苏联空间、塑造自身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决心。

在俄罗斯眼中，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对俄罗斯的背叛和蔑视，是自身的外交屈辱。而一个曾经的附属国对大国国际地位的挑战、对其特权的蔑视常常会激起大国的愤怒。在荣誉社会里，地位是一个行为体最珍贵的财产<sup>②</sup>。大国更容易陷入荣誉陷阱，一个追求荣誉的行为体更倾向于冒险。作为复兴中的大国，俄罗斯的实力与西方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俄罗斯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和核打击能力，这使得西方大国不会贸然与俄直接作战。俄罗斯在评估自身实力后，认为在经济损失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在一定限度内对小国动用武力最有可能达成自己的目的，因此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采取了“斗争型”策略。

### 三 国内观众与鹰派

当一国面对因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国内观众群体，会以“受害者”的形象进行“倾向性叙述”，向受众群体释放出低调的地位信号；同时导致国内鹰派势力上升，从而进一步促成对外采取“斗争型”策略。

#### （一）面对国内观众以“受害者”的形象进行“倾向性叙述”，向受众群体释放出低调的地位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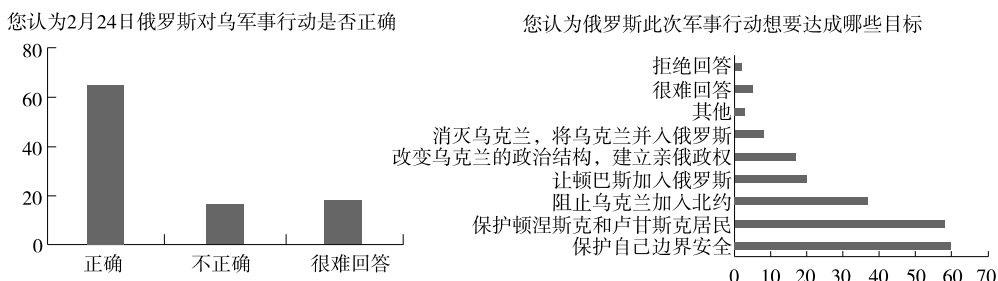
2022 年 3 月 5 日“社会舆论”基金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65% 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的决定是正确的，17% 的俄罗斯人认为该军事行动是不正确的，18% 的人认为很难回答<sup>③</sup>。“社会舆论”基金的民调还显示，截至 2022 年 2 月 27 日，71% 和 50% 的受访者认为，普京和俄罗斯政府表现很好；“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上升到 41%；69% 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承

<sup>①</sup> 《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 150 亿贷款缓乌债务压力》，<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mJDCCS>，访问时间：2023 年 9 月 13 日。

<sup>②</sup> [美]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陈定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7 页。

<sup>③</sup> 参见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ли россияне войну в Украине? Смотря как спросить, BBC NEWS русская служба, 8 марта 2022 г. <https://www.bbc.com/russian/news-60662712>，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15 日。

认所谓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共和国”独立是正确的；60%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边界安全；58%的受访者认为，是为了保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人民；37%的受访者认为，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及北约在乌境内部署军事基地。而3月17日，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支持特别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民众3周内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增至74%<sup>①</sup>。



资料来源：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 неделя №08, 03.03.2022. С. 18.

在俄罗斯的官方历史叙事中，乌克兰是同属于东斯拉夫的兄弟和俄罗斯文化的发祥地，是“俄罗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普京的幕僚谢尔盖·伊万诺夫在谈到乌克兰人时说到：“我们是一个民族”<sup>②</sup>。因此俄罗斯难以接受一个亲近西方、疏远俄罗斯的乌克兰。在乌克兰东南部生活着大量的俄罗斯族，而乌克兰政府取消了俄语的地区语言地位。乌克兰政府还宣称斯大林时期的乌克兰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sup>③</sup>。乌克兰英雄勋章被授予纳粹德国的合作者斯捷潘·班德拉和罗曼·舒赫维奇。因此，面对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有意疏远，俄罗斯国内民众认为，乌克兰政府在西方的教唆下歪曲历史，俄乌矛盾的产生主要是西方的阴谋和挑拨离间，俄罗斯是北约扩张的“受害者”。

从以上民调也可以看出，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国边界安全，保护乌东地区的俄语使用者，以及阻止北约东扩。俄罗斯民众认为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是正确而合理的。民调结果还显示，在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期间，普京和俄政府的支持度都呈上升趋势。可以看出，对于国内观

<sup>①</sup> 《民调：支持在乌克兰举行特别行动的俄罗斯民众增至74%》，<https://sputniknews.cn/20220323/1040246513.html>，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5日。

<sup>②</sup> Taras Kuzio, “National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6, Vol. 49, No. 1, p. 6.

<sup>③</sup> 沈莉华：《1932~1933年乌克兰饥荒评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4期。

众，俄罗斯采用的是“倾向性叙述”，“着重于某些事实并将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贯穿起来，同时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轻描淡写或者视而不见。”<sup>①</sup> 俄罗斯对国内观众采用“倾向性叙述”的策略，塑造俄罗斯是西方地缘势力扩张的受害者形象，激起俄罗斯国内民众对政府的同情和支持。

## （二）国内鹰派势力的上升，进一步激励政府采取“斗争型”策略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鹰派势力上升，进一步促使俄罗斯政府采取“斗争型”策略。乌克兰走向西方间接动员了俄罗斯国内民众和政府对鹰派的支持。克里米亚入俄和对乌克兰强硬立场的背后主要是坚决反对北约扩张的安全系统鹰派。这里不得不提到俄罗斯欧亚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和俄罗斯社会、政治活动家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及其活动阵地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和《明日报》（Завтра）。杜金认为，“俄罗斯军队目前正在与妄图构建单极世界的主权大国们作战，俄罗斯不能输掉这场战争”，“如果俄罗斯没有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进行军事干预，北约国家则会选择乌克兰作为打击基地，对俄罗斯的袭击将从乌克兰领土开始”<sup>②</sup>。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爱国政治家和意识形态联盟，反对外国影响和国内“第五纵队”在俄罗斯政治中进行操纵的帝国阵线<sup>③</sup>。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者支持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的主张，他们及其追随者不仅积极表示支持顿巴斯分离主义，而且还积极招募年轻志愿者参与其中，并提供物质支持<sup>④</sup>。

## 四 地位信号与多重观众困境

国际关系体系是多个行为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发展和变化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导致国际社会充满着不确定性，因此衍生出地位信号和多重观众困境问题。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发送信号面临多

<sup>①</sup> John Mearsheimer, *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6 - 17.

<sup>②</sup> Норкина А. Дугин заявил о новом миропорядке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спецоперации на Украине. [https://www.osnmedia.ru/politika/dugin-zayavil-o-novom-miroporyadke-po-rezultatam-spetsoperatsii-na-ukraine/?utm\\_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https://www.osnmedia.ru/politika/dugin-zayavil-o-novom-miroporyadke-po-rezultatam-spetsoperatsii-na-ukraine/?utm_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16 日。

<sup>③</sup> О клубе. <https://izborsk-club.ru/about>,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17 日。

<sup>④</sup> Simão Licínia, “The Ukrainian Conflict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Rethinking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Strategies”,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2016, Vol. 27, No. 3, p. 505.

重观众的困境逐渐显现。

### （一）信息不对称下的信号识别问题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衍生出信息不对称问题。国际社会的信号不对称是指，信息在行为体之间呈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一国所获取的信息比另一国更多一些。这不仅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关系网络有关，也与一个国家获取信息的能力有关。因此，在国际社会中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信息不对称背景下的信号识别问题是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造成信号意图难以识别的原因有二：一是国家的意图是动态的。一国的意图很可能今天是善的，明天就可能充满恶。一国的意图也可能因为新政府的上台，新精英阶层的崛起而改变。国家在不了解对方实力与决心的前提下，出于理性考量，可能会刻意隐藏或者夸大某些信息。因此，国际社会中的信号具有真实性的同时，也具有欺骗性。二是信号的可信度问题。一国是“假装虚弱”还是“虚张声势”，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判断其信号可信度的问题。詹姆斯·费伦依据成本将信号区分为昂贵信号和廉价信号<sup>①</sup>。昂贵信号附有不可逆的高成本利益约束，可作为一种筛选门槛将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分离开来<sup>②</sup>。昂贵信号通过沉没成本和缚手成本来传递，沉没成本是一国投入较大且无法回收的资源，比如军事动员、缔结盟约、军事打击等。缚手成本通常表现为国家领导人公开威胁或公开承诺而产生的观众成本，领导通过公开威胁或承诺来束缚自己的手脚，从而向对手表明决心，领导人愿意公开冒升级风险的行为被认为是一个可信且代价高昂的决心信号<sup>③</sup>。一国越是投入高昂的成本，越能展示信号的可信度。

2014年克里米亚被纳入俄版图和2022年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两次向西方展示了“炫耀性”信号，但两次所使用的炫耀手段和方式并不相同。原因在于，首先，国家的意图是动态的；其次，信号的可信度需要检测。在信号可信度测试中，低估对手的能力或高估对手的能力都可能导致战争的发生<sup>④</sup>。

<sup>①</sup>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97, Vol. 41, No. 1, p. 69.

<sup>②</sup> 曹德军：《首脑外交中的廉价信号传递及其可信度识别》，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

<sup>③</sup> Yarhi - Milo K, Kertzer J D, Renshon J, "Tying Hands, Sinking Costs, and Leader Attrib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8, Vol. 62, No. 10, p. 2153.

<sup>④</sup> Lindsey, David, "Military Strategy,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5, 59 (4), p. 630.

俄罗斯和西方在信号博弈的过程中，不断测试对方信号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在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一问题上，2014 年克里米亚被纳入俄版图，俄罗斯以昂贵的信号向美国和西方国家传达自己的地位关切。2022 年 1 月 10 ~ 13 日，俄罗斯与美国、北约和欧安组织就俄方提出的安全保障措施举行了三轮谈判。在双方的信号博弈中，西方对俄罗斯的地位诉求、安全保障及其自身的国家战略进行综合考量后，并没有对俄罗斯的诉求予以回应。在冲突爆发前俄罗斯进行了多次军演，向对方发出昂贵信号。然而西方国家仍然没有重视这一信号。罗伯特·杰维斯认为，信号发送者和接受者都认为一国食言并违反信号而行动将损害信号声誉，这意味着别国以后将降低对其信号的信任度<sup>①</sup>。对于俄罗斯的“红线”警告，西方国家将该有效信息视为“欺骗”。比如，欧盟就认为，“系统的信息操纵和虚假信息是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行动工具”<sup>②</sup>。因此，2022 年俄罗斯对乌发起军事行动，以最激烈的形式向西方国家施展“炫耀性消费”，阻止其在后苏联地区不断扩张的意图和行动。这种将冲突公开化、国际化、扩大化的手段，大大增加了信号的威慑力、可信度和影响力。

## （二）信号传播中的回旋镖效应

在社会心理学中，回旋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是指个体在某件事上的行为表现与预期目标不一致。在新闻学中，回旋镖效应是指观众以与作者所预料的相反的形式对宣传作出反应<sup>③</sup>。回旋镖效应的心理机制表现在受众的认知偏差上，使其不自觉形成对某一信息的误解，从而使目标对象偏离其宣传意图。比如，低价格促销有时反而会降低销量。默顿认为，回旋镖效应来源于接受者作出错误的心理评估<sup>④</sup>。在国际关系中，信号的创建者向目标对象国发送特定的信号，目的是为了改变该国的态度或行为。然而在国际体系中，除了私有信息外，还存在呈现在国际观众和国内观众面前的公开信号。不仅预期受众会对信号作出反应，非预期受众同样可能会有反应。在本文的案例中，两大因素使信号发送出

① [美] 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 页。

② “EU Imposes Sanctions on State - owned Outlets RT/Russia Today and Sputnik’s Broadcasting in the EU”.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3/02/eu-imposes-sanctions-on-state-owned-outlets-rt-russia-today-and-sputnik-s-broadcasting-in-the-eu/>，访问时间：2023 年 3 月 28 日。

③ [美] 罗伯特·K.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77 页。

④ 同上。

现了回旋镖效应。一是国家身份认知，二是安全资源的稀缺。

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对乌行动面临的直接观众主要是西方国家和乌克兰。然而，中亚国家这一间接观众的反应让俄罗斯始料未及。俄罗斯阻止西方在后苏联地区扩张的地位诉求，反而使后苏联地区的中亚国家感受到压力。在2022年3月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投票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投了弃权票，乌兹别克斯坦和奉行中立的土库曼斯坦缺席了此次投票。从国家身份认知角度看，在社会中，人们通常会寻找和自己相似的人或群体，以维护这种身份认同。当他们感到自己的群体受到攻击或威胁时，他们可能会坚定立场，以维护群体认同感。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也会在对外关系中运用国家身份，形成特定的、有利于己的外交关系。中亚国家与乌克兰都是苏联解体后的新生国家，这一相同的国际身份，导致中亚国家在解读俄罗斯的地位信号时呈现出一定的心理倾向和情感偏好。在俄罗斯看来，中亚国家是俄罗斯传统的经济和政治伙伴，会支持俄罗斯，但却忽略了同为后苏联国家的中亚国家感受到的压力。俄罗斯强调乌克兰进入北约的“红线”，也让中亚国家解读出某种警示和告诫。这种警示和告诫会让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意图进行深度解读，继而可能会带来对俄罗斯的恐惧。俄罗斯阻止西方主导后苏联地区事务的这一做法，反而让后苏联地区国家恐惧俄罗斯。这就是信号传递过程中的回旋镖效应。从国际社会安全稀缺性的角度看，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改变了后苏联地区的安全结构，威胁到中亚国家安全。西方对俄发起了最大规模的制裁，并利用其在国际社会网络上的优势，向俄罗斯的盟友国施加“二级制裁”压力。中亚国家为规避“二级制裁”，在国际社会上并未积极支持俄罗斯，而是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寻找平衡，将俄乌冲突对本国的影响降到最低，以确保本国政治和经济安全。

总之，一国在地位信号发送过程中，其信号不仅被目标观众接收，还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关注，并产生非预期效果。相关信息在国际社会的扩散可以塑造出不同的受众群体，形成的舆论有可能影响该国在地位伸张过程中的定位。信息不对称下的信号识别问题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多重观众的困境问题，而信号传播中的回旋镖效应可能导致一国在地位伸张过程中遭遇始料未及的后果。

## 结 论

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地缘博弈往往使虚弱的第三国被迫卷入冲突。本文从



地位信号的视角分析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认为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是对乌行动的更深层次原因，并同时以“炫耀性消费”“倾向性解释”“斗争型”策略向不同的目标观众发出相应的地位信号。通过分析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本文的理论假设也得到了初步验证：霸权国和崛起国霍布斯式的关系模式是冲突爆发的结构性前提，想要加入敌对阵营的附属国是对大国地位的挑战。因而，大国会采用“斗争型”策略和军事手段，并向霸权国和潜在国际观众采用“炫耀性消费”策略，释放出高调的地位信号。而当一国面对因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国内观众群体，该国会以受害者的形象进行“倾向性叙述”，向受众群体释放出低调的地位信号，国内鹰派势力上升，刺激其进一步采取“斗争型”策略。

本文的研究对霸权国、崛起国和处于两者博弈中心的虚弱的第三国都有所启示。霸权国无视其他大国利益，不承认和尊重其他大国地位，在其核心利益区无限制扩张，是造成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面对来自霸权国和附属国的羞辱，崛起国会寻求在附属国发起冲突，向霸权国展示实力。小国往往是大国博弈的对象，小国在国际社会中应注意多元平衡外交的重要性，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到大国地缘博弈的结构性矛盾，而忽略了被卷入大国博弈的第三国。本文并不否认大国博弈是冲突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认为在大国之间存在着“地位承认困境”，为争夺地位而引发冲突升级。本文认为虚弱且没有加入大国联盟的第三国的政策是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关键变量。面对附属国的“背叛”和“羞辱”，大国会对虚弱的附属国发动军事行动。这一结论也回答了面对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挑战，为什么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而没有在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时发起军事行动。因为，波罗的海加入北约时期，俄罗斯正在走向西方，实行亲美的外交政策，没有结构性矛盾的前提条件；而乌克兰加入北约时，俄美霍布斯式的关系结构已经成形。

（责任编辑 聂侯诚）